

# 文學要有光 別讓上路者中途轉彎

文／鍾文音 作家

學生問我：「如何開始出版第一本書？」「如何堅持寫作？」簡單回答之後，我的內心卻是思潮翻湧。近十五年過去了，台灣有志走入寫作行業者的第一本書，仍是朝得獎作品結集模式前進。藝術燃燒的力量不會發生在「獎」的身上。要讓已經上路的作家中途不轉彎，這才能讓後繼者看見希望。

不久前我受清大清華學院之邀分享自我關於文學創作與人生行旅種種，有學生問我：「如何開始出版第一本書？」「如何堅持寫作？」

如何開始出版第一本書？學生問的意思其實是如何被看見，因為被看見才能被瞭解才情，才可能邁入出版的第一步。我簡短地回答因為聯合報與中時的文學獎而被看見，進而在1998年有了我的第一本短篇小說集：《一天兩個人》。其實和近幾年新人出版第一本文學書的過程雷同，這幾年新人出頭的第一本書也多是得獎短篇小說或散文的結集。

簡短回答之後，我的內心卻是思潮翻湧。近十五年過去了，台灣有志走入寫作行業者的第一本書，仍是朝得獎作品結集模式前進，近幾年我不知「掛名」推薦過多少年輕作家的第一本得獎結集大作。我非常願意推薦這些年輕的寫作者，因為我彷彿看見自己當年巔巍巍誕生的第一本書。但於此之時，我卻很惶惑，除了已經被操作得很模式化的文學獎之外，難道沒有其他路徑？

在什麼書都還沒問世之前，已經掛滿勳章和桂冠的年輕作者，其內心是志得意滿還是空虛不已？文學獎不斷地飽受批評，也不斷地誕生年年多以參加文學獎為目的的賞金獵人，寫作技藝猶如變色龍，要新竹台中或高雄等地域風格，都不成問題。猶有甚者，每年囊括地方文學獎，且聽

聞得獎的獎盃需要打造一個專櫃擺放。有人怪評審，但問題是評審也只能在一堆蘋果裡挑選稍為完整無傷的幾粒蘋果。或者從不斷在流浪的稿件裡尋覓一些文學的真誠。

我自己從得獎之路來，但是我參加三四年就停止比賽了。也就是說參賽是為了被看見，接下來是發展自我風格的重要階段。這讓我想起梵谷：「繪畫是種使命，不在乎世人的意見是其必須肩負的使命。」不在乎世人的意見，讓他影響了野獸派與表現主義。這近乎先驅的藝術，幾乎是用梵谷的十年生命換來的。十年生命，每天都在燃燒，八百幅油畫，一千兩百幅素描……（沒人會說梵谷畫得太多。）

每個好的小說家背後都有個偉大的地獄。梵谷再次證明這句話。他的絕對也讓我想起弘一法師，但兩個人恰好是在朝向天堂與通往地獄的兩個極端，都是高難度的「純粹」，這種純粹不論結果如何，常讓我流下淚來，因為我知道我自己也常漸漸喪失的就是這種憾人的力量。

藝術燃燒的力量不會發生在「獎」的身上。

梵谷在日記裡寫道：「我目前不追求材料之美，我要的是來自於我心深處的美。日正當中的荒野，有時候非常難捱——既荒涼又不友善。我愈發相信為作品而工作，乃是每位偉大藝術家的原則：縱然幾近飢餓難當或自覺不得不告別一切

物質享受，亦無人可挫折其勇氣。」高更也說：「寧可當一隻在荒野裡飢餓的狼，也不願當一隻被豢養的犬。」雕刻家卡蜜兒嘲笑羅丹是「文化買辦」：只會接政府單位請他雕刻的大型雕塑，沒有生命的「巨大」作品。

你要選擇當卡蜜兒還是羅丹？沒有人會願意當卡蜜兒，因為世人記住了羅丹的作品，而不會記得他的作品是從何出發，從何而來？

我不免也常迷惘起來。

這讓我想到自己一開始寫作時，從不思考寫作是否會讓自己餓肚子，寫作是否有回報，因為寫作已經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我也是這樣回答清大學生的這個提問：「如何堅持寫作？」不用堅持，因為寫作已經內化成我，寫作就是我。

問的學生聰慧，他對我的回答一點也不動容，結束座談後，他跑來我面前續問我：「老師，你說寫作超越了工作，寫作是你生命的一部分，但我想這是後來才能夠成爲的吧，也就是說你一開始怎麼可能視寫作為生命。當你遇到寫作瓶頸與無力時，你如何跨越？」

問得好啊！我同意視寫作為生命，是已經更後來的事了，一開始寫作是因為渴望寫，有話想說。不過我從沒想到什麼超不超越的問題，因為持續寫已經是一種難度。台灣文壇有一種奇怪的

現象，那就是動輒要「睽違」文壇多年，假使每年出版一本書，就會被當成「量化」生產。由於作家太索取「傳奇姿態」與「評論注目」，以致於文壇常走孤高路線，遂無法蔚為繁花似錦，何況寫作時間長短與作品好壞無關。卡夫卡寫《城堡》時，僅費四十幾天。為何一個作家不能每年出版一本書？畢竟作家寫作一開始就站上巔峰者太少太少，如白先勇和張愛玲者幾稀，何以能在年輕時就享盡名與利？而名與利是否是文學的最終願景？哦，當然不是，絕對不是。

但許多的寫作者（包括尚在文學門口徘徊的年輕人或者已經上路多年的人）都有的「名利焦慮」或「成就焦慮」？

為何我們的文學家一定要睽違多年出手才算「醞釀」作品夠久？日本的文學作家幾乎是隔沒幾年就出版作品，呈現豐饒收割成果，於是造成村上春樹、村上龍、白石一文、吉本巴娜娜等旋風。我所屬的大田出版社恰好創立於1998年，也就是我出第一本書的時候。大田總編輯莊培園近日見到我時感慨地說：「回想那時候，出版社的中文作者好多啊，不論小說散文或者繪本書，雖然那時候的市場也不大，但不管市場如何，大家都熱愛寫作。但這幾年，出版社都快變成出版日文翻譯書的出版社了。」她又告訴我，她和旗下日本作家聊天時，說到有台灣作家好幾年才出

版一本書的情況時，日本作家聽了不禁詫異道：「那他一定不喜歡寫作。」此話當然偏頗且帶點玩笑，但不禁讓我也跟著感慨。我們的出版市場充斥翻譯書，主因當然是出版市場結構變形與種種扭曲導致，但中文書的量少質少，不也是出版社的困境。但問題又來了，許多年輕人卻苦無出版的機會？但某知名出版人告訴我他每年收到不少年輕寫作者寄來的小說稿，他讀了稿子總是納悶：「小說一定要這樣寫嗎？」年輕人模仿心中喜愛的大師這是合理的，但全寫成一個樣子，這就怪了。

走孤高的文學菁英注定和大眾脫鉤，但卻拱手讓給爲了操作市場而大行其道的偽文學劣幣？

在走孤高的同時，我以爲我們的文學花園裡十分缺乏「中間作者」，中間作者就是不走純文學的路，也不走通俗流行的路，而是走其專業之路，將議題挖深的一種寫作。

文學確實是菁英世界的知識產物，但小說原是從凡人生活世界誕生的「再製物」，是人文社會的總和表現，是人情世故之學。但純文學小說何以走到如此可憐的兩三千本量？買書和閱讀的讀者年齡層過小是主因，但讓寫作者中途轉彎的現實困境也實在是太殘酷了。

我確實不該回答年輕的寫作者說：「寫作是我的生命。」因爲這樣太顯作態了。實則學生要

我指點他文學是有光，有希望，有願景的。但要讓文學有這樣的光，我以爲我們的文學應該學學挪威。挪威曾誕生過多位諾貝爾文學獎作家，鈔票和機翼上都印的肖像不是政治家而是文學家。這多有希望啊！挪威每年贊助藝術家極多，畫家擁有工作室，每年開畫展就是其回饋方式。作家也是，交作品就是成績。

要讓已經上路的作家中途不轉彎，這才能讓後繼者看見希望。

如果我這樣寫作近二十年的作家在面對想寫作的學生時都感到無力，且不時得拿出什麼「意志力」，或者巨大但實則作態等說詞時，我感到隱隱地哀傷。

有人說寫作是作家自己的事，愛寫不寫是自己的事。話雖如此，但我以爲沒有人會放棄自己熱愛的事，除非現實拿走了它。要一個作家死，就是拿掉他的筆。

梵谷給弟弟西奧的信寫著：「沒有你，那準是一個困苦冬季。」

沒有西奧，就沒有梵谷。

靈魂如果夠熱愛某事某物，那是義無反顧，勢必燃燒而燎原……但梵谷幾稀。我們都渴望生命有西奧。

國家文化機器要出現西奧精神，我期待著。☒

# 台南文學特展

100 / 10 / 22

~ 101 / 4 / 22

台灣文學館一樓展覽室B

Tainan  
Literature  
Exhibition



台南是台灣文化的發祥地，全國開發最早的地區，多數漂洋過海者第一個抵達的地方，它人文薈萃，風光明媚。在這地上生活、成長、探險、移居的人們，用生命經驗寫下動人作品，在相傳的世代中流轉文學之風，向世界敘說精彩的過去，奮鬥的當下，值得期待的未來。